

主编 林贤治

流 亡 者 译 丛 花 城 出 版 社

伊 利 亚 · 爱 伦 堡 著

冯南江 秦顺新 译

人 · 岁月 · 生活

爱伦堡著

人·岁月·生活

冯南江 秦顺新译

花城出版社

人·岁月·生活

[苏联] 爱伦堡 著

冯南江 秦顺新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粤北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625 印张 1 插页 350,000 字

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491—7,690 册

ISBN 7-5360-2370-7/I·2038

定价: 2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流亡者译丛》

林贤治

在一座焚毁的大厦的废墟中，我寻捡到这些书籍，因为烫手而把它们全都摞到了一起。在不同的文字中间，我一样看到火光，暗夜，革命者，告密者，忏悔者，闪烁在铁网中的眼睛；一样听到昂扬的和喑哑的歌声，子弹的锐叫，镣铐的叮当，嘶喊，呻吟和叹息……

这就是红旗下的苏联的历史，英勇地战胜了德国法西斯，而又在“大清洗”中无辜地葬送了两千万生命的苏联的历史。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经一度成为国际共运的教科书，事实证明，那是一部虚构的历史。在一个失去民主保障的国度里，真实的历史，只能保存在社会档案里。在当时的苏联，其实要保存一份有价值的文献是极其困难的。然而，即便如此，却仍然有人像保存亲人的生命一样，为保存一份真实的记录，甘愿承担可能的风险。我读到苏联作家格拉宁的一篇文章，其中说到他在参加作协为著名讽刺作家左琴科恢复名誉的活动之后，到档案库查找左琴科在几十年前一次批判会议上发言的速记记录的情形：

速记记录倒是列入在册的。可是，已经没有了。它被清掉了。什么时候？谁干的？不得而知。不难看出，文献对某些人来说是如此令人愤怒和可怕，以至于连在档案库里都不能保存……

有一回，我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向一位认识的女速记员讲了我多年来四处寻找那一份速记记录，却徒劳无益……过了大约两个月，她打电话请我去。当我赶到时，她没作任何解释，递给我一叠打字机打好的纸。这正是米哈伊·米哈伊洛维奇（左琴科）那个讲话的速记记录。从哪儿？什么方式？从一位曾在那个会议上工作的女速记员那里得到的……速记记录上贴着一张字条：“对不起，有些地方记了个大概，我当时特别激动，眼泪影响了记录。”没有署名……

一个普通妇女，她知道左琴科什么呢？难道她比我们的作家和学者更明白一个“敌人的走狗”、“流氓”、“资产阶级下流作家”的价值吗？然而，仅仅凭着诚实善良的天性，她保存了这样一份历史的见证。当篝火已经熄灭，唯靠沉默的石头保留了火种。

什么是历史？它是与人类尊严密切相关的伟大的集体记忆。因此，除了可供实证的故址和文物之外，历史的构成，还须包括经由回忆录、日记、书信、自传、传记等形式披露的不同人物的内心真实。甚至可以说，那些袒呈的个体生命，千疮万孔的灵魂，比历史家的关于民族、国家、政党的一鳞半爪的记载，或者梳理得整整齐齐的材料更真实，更可靠。

我把摆在手头的十种书，未及焚毁的历史，取名为《流亡者译丛》而奉献于读者之前。这些作者或传主，都是知识分子

作家。在一个极端的变态的历史时段，他们同许多职业革命家及将领们一起，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最危险的敌人。贡布罗维奇说：“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必然是名副其实的流亡者。”这里称之为“流亡者”，除了这层意思以外，还因为他们并非一生平静，终老林下的顺民或逸士；其中几近一半流亡国外，余下的几乎都是遭受压制、监视、批判、疏远，而同时又坚持自我流亡的人物。在内心深处，他们同权势者保持了最大限度的距离。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苏联作家足够经受了时间的严酷的考验，他们无愧为从博大深厚的黑土层生长起来的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对此，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赞扬说：

俄国有这样的诗人多么值得庆贺；他们那么伟大，他们的伟大在于为了生存必须战斗，而他们知道必须战斗。敌人就在那边，清晰而明显。甚至在他们的先辈西蒙诺夫们、爱伦堡们、曼德尔施坦姆们、茨维塔耶娃们、阿赫玛托娃们指出敌人之前他们就懂得了。诗人清楚他们的使命。那就是讲真话。让俄国人听到真实情况，不管多么可怕。讲了，再讲，才能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多么羡慕俄国拥有这些诗人！一百年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勇气，他们的诚实将使俄国多么为之骄傲！

苏联对我国的政治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既点燃火光，也投下可怕的阴影。书中描写的时代氛围，事件，众多苦难的制造者和承担者，等等，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今天，当我们为了确立未来的坐标而回首前尘的时候，当我们凝视历次政治运动的累累伤痕，寻思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恶梦的时候，当我们困惑

于一种气候而废然中止手头的工作的时候，面对发烫的书，我们的中国作家，广大的青年公民作何感想？它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触动和开启我们？而我们，只要站在人类的同一立场上，是否经得起良心的最后的质问？

1995 年 6 月初

出版说明

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是苏联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于1891年出生于基辅，1907年在莫斯科上中学时因参加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和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校方开除。1908年被捕后即脱离组织，不久获释，于同年底流亡巴黎，1910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爱伦堡曾以军事记者的身份赴法德前线采访。十月革命前夕，他回到俄国。从1921年起，他作为苏联报纸的记者长驻国外，并开始发表小说。他的长篇小说《胡里奥·胡列尼托及其门徒奇遇记》曾引起列宁的注意，《十三只烟袋》和《Д. Е. 托拉斯》等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尖锐的批判，长篇小说《第二天》等歌颂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新人的成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爱伦堡以法国的沦亡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获1942年度的斯大林奖金。大战期间，他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笔锋犀利的政论，揭露和控诉法西斯的暴行，号召各国人民奋起抗争，这些政论使他饮誉全球。

二次大战结束后，爱伦堡积极投身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并继续写作。他战后写的一部反映战时生活的长篇小说《暴风雨》，获1948年度的斯大林奖金。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他先后发表了

中篇小说《解冻》和不少文艺论文，六十年代又发表了大型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上述作品在苏联文艺界均曾引起激烈争论。

爱伦堡于1967年逝世。

《人·岁月·生活》共六部（译成中文约一百二十万字），从1960年起在苏联《新世界》月刊上连载，后经作者增删修改，收入苏联作家出版社1967年出版的九卷本《爱伦堡文集》的第八、九两卷。这部作品主要有两大部分内容，一部分是作者的自传，另一部分是作者对同时代人（主要是诗人、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等文化界名流）的回忆。这个节译本就是译者选择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对五十一个同时代人的回忆编译的。

节译本第12—22章、第32—34章由秦顺新翻译，其他各章由冯南江翻译。

《人·岁月·生活》原著各章无标题，文中亦无注释，节译本各章的标题和书中的注释都是译者加的。

冯南江

目 次

- 1 巴尔蒙特..... (1)
一场空前的风暴逼近了，但一个落伍的抒情诗人
却向刮来的第一阵风提出了天真的请求——但愿
是一阵微风
- 2 沃洛申..... (10)
“他来到五光十色的时代——却只有孤独”
- 3 阿·托尔斯泰..... (23)
每当我看到他那巨大的、沉重的头颅，我总觉得，
这个人是什么都记得的，但记忆并没有压倒他
- 4 莫迪利亚尼..... (38)
如果有人想了解莫迪利亚尼的悲剧，那就让他别
去回忆印度大麻酚，而去回忆一下窒息性瓦斯，
让他去想想茫然若失的、麻木的欧洲，想想这个
世纪所经历的曲折蜿蜒的道路
- 5 莱热..... (46)
他的悲剧在于他的面前是鉴赏家们挂满了他的画
的客厅的墙壁，因此他就看不见新的社会建筑的
墙壁了
- 6 里维拉..... (52)
他属于那样一种人，这种人即使不进门，不知何
故也会一下子把房间占满。时代迫使许多人后退，

他却沒有讓步，於是時代就只好後退了

- 7 畢加索..... (63)
 僅僅由於一只鴿子是不可能認識畢加索的，但是
 要想畫出一只這樣的鴿子，卻必須成為畢加索
- 8 勃留索夫..... (77)
 “生活中的一切僅僅是用來創作嘹亮詩行的工具。”
- 9 茨韋塔耶娃..... (87)
 “作為一個人而活，作為一個詩人而死”
- 10 馬雅可夫斯基..... (99)
 馬雅可夫斯基不僅摧毀了過去的美，也摧毀了自己；
 他的功績的偉大在於此，他的悲劇的關鍵亦在於此
- 11 帕斯捷爾納克 (115)
 他聽得見別人聽不見的聲音，聽得見心臟的跳
 動、青草的生長，卻聽不見時代的腳步聲
- 12 曼德爾施塔姆 (126)
 他從來不曾回避自己的時代，甚至當捕狼的獵犬
 把他視為異端時他也是如此
- 13 梅耶霍德 (136)
 “……我已六十六歲。我希望我的女兒和朋友們有
 朝一日會知道，我至死仍是一個正直的共產黨員”
- 14 杜羅夫 (150)
 他直到臨終還是馬戲演員，他詛咒演技場，但沒
 有它又不能生活
- 15 葉賽寧 (158)
 “詩不是甜點心，用盧布是買不來的”
- 16 泰羅夫 (170)
 “他不禱告上帝，也不懂齋戒”

- 17 杜维姆 (177)
杜维姆患广场恐怖症：他很难穿过一个大广场。
然而他又不得不多次越过荒地和沙漠，从一个时代走进另一个时代
- 18 别雷 (191)
“他相信金色的光辉，却死于太阳的利箭；他用
思考衡量时代，却不善于度过一生”
- 19 列米佐夫 (199)
其实他的命运远比他能想象的东西更为荒诞
- 20 奈兹瓦尔 (206)
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这样顽强地抵御着刨子和
推子的进攻以及岁月的校正
- 21 马尔基什 (215)
他既不是一个天真的幻想家，也不是一个盲目的
狂热分子，小笛子接触的是一个勇敢的成年人的
干燥嘴唇
- 22 巴别尔 (222)
生活对他却不是五月的草地
- 23 德斯诺斯 (236)
他从来不是我的朋友，但他的热情以及他的温和
与人道主义吸引了我
- 24 梅尔 (244)
生活中也需要有白鸦
- 25 伊斯特拉蒂 (252)
要了解一个时代，不能只根据铺设汽车路干线的
工程师，还要根据那些在夜里绕道而行的走私贩子
- 26 罗特 (257)

我忘不了我常在他脸上看见的那种淡淡的、稍稍
有点忧郁的笑容

27 帕斯金 (262)

艺术也是一种“有害健康的生产”，但没有任何
人想到要保护诗人或美术家，人们常常忘记，从
这种职业本身的特点来看，一丝轻微的擦伤对于
他们都可能是致命的

28 托勒尔 (269)

托勒尔是为沉思冥想、为柔和的抒情诗而生的

29 伊利夫和彼得罗夫 (277)

他们很想战胜冷漠、粗暴、高傲

30 纪德 (283)

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自私的家伙，他只不过是一
只蜈蚣

31 法尔克 (290)

我毕生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对钱财、安逸和富足如
此漠不关心的画家

32 海明威 (297)

我们应该保卫生活——这是我们这不幸的一代的
使命

33 马查多 (308)

他的一生是“一步步”度过的，有时同人们一起，
有时孑然一身；他从来不曾登上舞台——毕生都
坐在生活的最后一排

34 马尔凯 (315)

他寻找的是使我们感到吃惊的色彩

35 柯仑泰 (320)

- 在政治决定一切的地方,记忆乃是一种累人的偏见
- 36 乌曼斯基 (326)
他憎恶官气,但他却不得不经常呼吸官气,说得
更确切一些,是被官气窒息
- 37 特尼扬诺夫 (333)
斯大林格勒大捷以后,许多东西看上去都变了样
子。街头和制服决定了一个人的地位。特尼扬诺
夫既不受人欢迎也不合乎时代潮流
- 38 让-里沙尔·布洛克 (339)
“现在是军事记者的时代,而非作家的时代,是
战士的时代,而非历史学家的时代,是行动の時
代,而非考虑行动的时代”
- 39 格罗斯曼 (349)
他是个坚强的战士,但命运却对他特别无情
- 40 伊娜 (354)
人们早先是发现大陆、岛屿,不久大概就要开始
发现行星,但对于一个作家说来,无论在过去或
是在未来的一切时代,最重要的则是发现人的心灵
- 41 埃里奥 (366)
“我在极端的苦闷中因幸福而哭泣,生活对于我
既轻松而又艰辛”
- 42 爱因斯坦 (373)
他的一生宛如一股汹涌澎湃的山泉
- 43 加拉克季昂诺夫 (381)
“你们是什么都可以对付的——你们是作家。可
我是军人……”
- 44 马蒂斯 (387)

他了解尘世的、肉体的欢乐并善于让别人分享这种欢乐

45 法捷耶夫 (394)

他喜爱诗歌，但更强烈地喜爱自己一生的基本路线，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同千百万他的同时代人一样，把对主义的忠诚同斯大林的每一句话联系在一起，不管这句话是否正确，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

46 约里奥-居里 (406)

他曾说，每一个人都 在地球上留下痕迹，但对他的怀念却难以称之为痕迹——这不如说是创作，创伤和路标

47 孔恰洛夫斯基 (417)

他既不是殷勤逗趣的人，也不是在我们这里长期被视为公民道德的典范的那种招贴画式朝气蓬勃的人

48 聂鲁达 (425)

聂鲁达从未选择过轻松的道路，但在艰苦的道路上，当人们在他的周围颓废、啼哭、诅咒自己的命运时，他看到的不是卑贱，而是高尚，不是牛蒡，而是玫瑰——他生就这样的眼睛和心灵

49 纳齐姆·希克梅特 (436)

“一些人熟悉各种草木，另一些人熟悉各种鱼类，而我却熟悉各种离别。有的人背熟了星宿的名称，而我背熟了离别的名称。”

50 艾吕雅 (445)

他的诗歌既超越了他的一生，也超越了重大的事件

1 巴 尔 蒙 特

我没有拜倒在巴尔蒙特^①足下的福气。在我开始写诗的时候，他的作品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启示；我曾希望见到那个写下了“我来到这个世上，为了看看太阳”的人。两年以后，我认识了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那时候我已经觉得他的诗里有许多东西是可笑的了——我非常崇拜勃洛克^②，读安年斯基、索洛古勃、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的作品。巴尔蒙特准时看见了太阳，而我看到巴尔蒙特的时间却迟了。

我是在1911年认识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当时他44岁。我知道他住在巴黎，不用说，我把我的第一部作品给他寄去了。巴尔蒙特是一个富有感情的人，他的一生充满了许多偶然的事件，有时候是戏剧性的事件。譬如，他曾两次沦为侨民；如果采用一般的称呼来说，第一次他是红色侨民，第二次则是白色侨

① 巴尔蒙特（1869—1942），俄国象征派诗人，1920年侨居国外。

② 勃洛克（1880—1921），俄国诗人，1918年创作的《十二个》是第一部歌颂革命的现代长诗。

民。在1905年的革命失败以后，巴尔蒙特被血腥的镇压、马鞭的呼啸和绞刑架激怒了；他在国外出版了《复仇者的歌》——这是一本拥有极为高尚的感情和非常拙劣的诗句的书。他把尼古拉二世称为“血腥的刽子手”。尽管作品非常拙劣，沙皇依然动了圣怒，于是巴尔蒙特就不得不侨居国外了。直到1913年，康斯坦丁公爵（一个署名K. P.的平庸的诗人）才呈请尼古拉特赦巴尔蒙特。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住在帕西街（后来这个地区成了白俄的定居处）。他的住处常有客人来访——其中有定居巴黎的俄国人，有从俄国来的人，有法国人。他邀我前去。那天晚上我是唯一的客人。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妻子是一个身材修长的漂亮女人，她热情地招待我，使我顿时摆脱了拘束，忘掉了我面前是一个出名的诗人。我向来不到别人家里去作客，经常呆在咖啡馆里或画家们没有炉火的、肮脏的工作室里，而现在我却置身在一个温暖而明亮的俄国人的家里了；主人请我喝茶；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小女儿尼宁卡在淘气。一切都那么奇妙而家常。只有主人的外貌例外：巴尔蒙特是很特别的。

要叫巴黎人感到惊奇是不大容易的，但是我却不 止一次看见，当巴尔蒙特走过圣日耳曼林荫道的时候，行人却频频向他注目。1918年在莫斯科，人们提着小篮子愁眉苦脸地在街上奔走，有些人拉着小雪橇；又冷又饿，但是行人依然感到惊讶；在马路中央有一个火红色头发的怪人正在昂首阔步地行走，向灰蒙蒙的天空仰起他的头颅。

巴尔蒙特在年轻的时候曾想自杀——他从窗口跳了下去；他摔伤了一条腿，于是一辈子都有点儿瘸；他走得很快，就像一只习惯了飞翔而不习惯行走的鸟儿在跳跃。

他的脸色有时非常苍白，有时又作青铜色，绿色的眼睛，火